康對山先生集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書

與常侍御

欣仰下風之日久矣念間辱使至開示教札兼以隆禮儀厚眷注感刻無已自執事入關以來吏知畏法民有休息私心甚慰以為祖宗建置憲臣之意不意今日復覩以此數欲裁問少罄仰德之心退而自惟輙又中止蓋曩時士大夫得為而不為與今不得為而為者其勢迥異乃執事奮迅激昂振作興起如此使不肖日見所未見聞所

未聞心快意爽如受重寳此豈易得哉天地間豪傑英邁之士未嘗一日無然其行事持理率視世道為低昂賢者過於激則小亟而大遺不肖者委於數則行廢而弊滋故天下之民不能安樂閭閻者漁肉之吏横逆之民得恣肆志意也夫贓吏與悍民雖同為蠹法害政然吏易革民難理何者其分異其迹吏即嚴酷無狀得執事者少欲加意則人人能往告之雖具位者亦知贓吏當去至於悍民專制於鄉民服其强而不敢爭上司地遠位尊提觧之間動止旬月彼誠脅以威氣益以賂遺則証佐効力訴夫塞路故鄙諺

曰忻民之感過於嚚吏其勢使然也今兆事所宜先者莫如此二物夫桑稷重穋非艾刈繁草狠莠不能成金與禮樂之化但無良善之俗悍民桀姓不去雖五帝不能化三尹況其下乎此僕親有所感幽憤於心無可告人者幸足下觀風此方為人行事曠然無儔今失而不言是終身含鬱徒自懊惱為痛耳惟足下裁之

與良弼書

僕所以諄諄於吾鄉之人者未欲使吾鄉之賢子弟皆由僕之門以自遂僕也蓋有所惜爾已聖賢君子

之業不明於心言語文字之間蕪穢駁雜夸侈浮放邇之不知所以事父遠之不知所以事君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寥乎無所處援俗鄙之談市井之語蚩蚩乎牛馬禽獸之歸奈何其可為也僕讀史記百家之言見吾鄉之士每必掩卷歎息思欲以振作衰惰之氣而刷先其舊染之汚用復古昔大雅之躅而吾鄉之人知者以為康子才如彼高然吾不敢望也其不知者曰康子疏慵迂放非所以授人也然僕豈以斯人之言為輕重也恐吾鄉之賢子弟或惑於其言而不僕足桑使吾鄉之子弟不得為善士也縱僕論之學

者如此使人見之必又以僕為夸者也曰此將以要我也如欲夸而要人則其人未必知也僕寧不能使後之知者以制之乎惟有以亮之幸甚

與歐陽明府書

居官之道在於愛民愛民而不知所以愛固不能施之民而又以不愛加之此無以稱焉職事者曰民困當恤利當與興弊當革也施設號令其始亦豈不能由之至權勢之所至豪猾之所沮聲名之所逐則視民之苦判判若無關焉及一事偶敗欲即追悔更新而悍民老吏已抗喉掣肘雖智者不知所計矣彼豈

不以其所為若可恃而勿忘式夫任固以獲上為本然不顧職分所宜從計以媚之苟皆卑賤苟且任吾之秦則亦可恃以利苟有弗召寧不憣然悉哉故阿大夫所以烹也我惟以我之所當盡者為之知不知彼之取彼之責備夫發榮滋長天地自然之功匹夫者今其耕耨耘耔之力而日春且深矣我不可秀也夫種之而生禾之而秀天人所以相資之道也世寧有不耕而獲者耶故曰勤而無所得者命也不勤而望有所得者妄也足下明敏果敢有古循良之風然媚上以求舉雖賢者所不免也故吾敢拳拳焉蓋相

發之言必如是乃可以盡無愧也知足下必非斯人之徒故又以直情述之足下亦必知所感也

與秦總制

某白足下辱書語及在邊諸事僕不能知嘗聞之人言度之鄙人之意亦稍有發明然不知實可否也足下明敏通慧宜必有辨者來諭言將帥多不善藝恐誠善之及讀至終篇所謂藝者但射藝之末耳淮陰無縛雞之力天下善敵者莫敢攖也將之道豈以騎射之細可盡哉故所謂將者固不必其藝之皆善也賞罰號令之際緩急倉卒之間雖皆善於藝何以濟

乎承平之久武備懈弛主將不以賞罰繩下下不以忠義奉上

天子之心嘗惓惓於西虜人肆突而入沿邊之民若弱死於溝壑壯夫少婦從驅就污若劉張之屬皆善射騎者乃莫能施一籌焉豈非將之所責者也彼徒以區區之藝謂所以將者盡在是矣進退之際操縱之方乃畧而不講及其不勝曰此天數有然耳吾固無不精也夫兵之用在器而成在勇然器馴於所熟而勇生於有養也士卒之氣不能飽暖撫育以作之於平昔而坐作之方徒以求異致巧以生滋其故習

加以生死之際能保於不潰乎況賞罰皆姑息而議
論不卓絕沾滯緩待至於疲盡雖有功名之士皆消
沮自廢而勢力僥倖之徒又從而攘奪其利彼無所
慕者孰肯以自厲耶故兵事必在擇將將得則是數者
可不勞而定而功可刻期以成也故曰君不擇將是以
卒予敵然今之所謂將者既皆苟且之徒
朝廷又不以禮使之賞罰激厲之意動爲人將故雖
有計慮如古人亦不可自見矣故鄙人之意直在擇
將而善用之也蓺之有無皆非所求於將者承問草
草惟吾子有以教之

與劉祥書

承手翰累及感荷愛念無已然公新來行事絕慘覈不忍言不知何以樂為此也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公奚無一畏耶故僕所以不敢走一介之使奉錢贓者蓋恐神奪彼因及於交予也俯思往者愛厚萬千豈可終無一言以盡芻蕘之意聞近事一切出於其人指授使此獄果如公者則數百人屠滅之苦數十家蕩析之慘何負公耶夫某某生飄蕩子弟耳家無承童之僕身無識事之友妻子不親宗族咸怨此其為人之愚士大夫所唾而棄絕者也彼方日醉倡婢流連荒

亡以為自得夫莫切於家莫親於子彼乃無一掛心横慮乃又有閑暇之興雖黄下執事之行事耶田山李鋭者長安人以為鉅盜大賊幸以刼奪古氏發奸到官謂可殄絶乃公不惜涸穢之嫌俯利機巧之口既寬其誅又厚其養因開其生之謗用之以為奇貨使牵引無辜屈被强訊遏絶士夫之議倡啓羅織之門城北張氏刼虜殺人無所不至公引之以為心腹使之立生祠攻正直身為郡伯之尊而下儔盜賊上侮國典又信某人左使使求冠直諫之士人人自危莫保朝夕搜檢極於周雖姦掠豈但子女彼張氏者

豈應捕之役也生員袁某為某及遊殺構害幸復學而又陷此兇獄捕者百方凌辱妻子散匿使八十老母煢煢無依士修身慎行惟恐錙銖不潔以辱名教而公忍令誣以大逆天地果有鬼神公能逃其譴耶夫刑殺予奪天子之柄非人臣之所擅也公既以某之計為決可行此方之娼為決可族何張某焦某既獲而又放耶某人者利二子厚賂故力放之力執之耳而公癡然信其所使若指之從臂某云出免死帖公即給免死帖某云拿某人放某人公即云可拿可放天地不知畏人言不足恤而又聲為黨錮之言以杜

士夫之口使劉用齊幾至自縊省城諸公膽落魂碎惟公所為不敢正目國家開繼百五十年　陛下立十五年天下有此事郡守無所忌憚有此人耶鎮守公者英爽人也公之才智萬萬出其下所以親信公者徒以公為士大夫有言不繹有計不試耳他日稍緝此姦即彼肯容公公將何面目以見之也今袁某尚未獲而公與栞草其招詞誣以萬狀此人可殺而公心可欺耶夫公既為此以棄其平生之學而甘為姦狡之婦矣僕即何不自愛以犯公之雄鋒誠以天下無不可改之過無不可變之惡也孟子曰西子蒙

不絜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
上帝僕蓋以與諸此也蕭寶寅雖兇不殺蘇湛知湛
之言直也張氏群賊皆感公更生養待之恩惟恐無
所用耳僕豈不畏公使之行剌耶公之大名盛德往
者為僕所傾仰而驟自剥落於此僕不忍也只尺千
里不得盡言惟公察之聽之公家子孫可以永世矣
不忌干冒尚候再陳

與馬宗大

乆違德輝無任企仰曩見蜀中人聞執事盡心於國
勞瘁於事喜慰無量此西土人物之光關內山川之

麗士大夫脩之於家居之於業者當如此也及聞近
者之議雖公道在天下而一人之言安所損益然由
此觀之豈將或無所主曷若奉身求退徜徉終南渭
川之間使天下後世有識之士莫不咸同宗大于進
也如此退也如此豈不毅然大丈夫可以羞當時而
陵萬世邪今以海之敝陋竊嘗徧觀當世之士亦既
精詳而審熟矣修高節者多遺於顯行心匡濟者率
荒於馳騖探之吾見何啻霄壤然皆叨美名享佳譽
巍然自居莫知其媿矣海於吾兄安可不以斯言進
之夫見幾而動哲士之操察微而行君子之守固知

吾兄計此已熟又恐不免有文恭之辨是以若此喋喋耳霧淨天空水落石出天下之事安有終掩而不宣者伏惟兄善圖之海已洒掃濟西之堂迓君子之節矣幸毋使茲意沈閟不白可也

與遂庵先生論寧夏糧餉

寧夏事勢雖定然新值寇逆糧草畧盡加以賊虜窺伺其虛宜務百室充實以自厚其勢固其民之心而充實之道在審量地里遠近穀價輕重以為之所耳諸執事者第欲自塞委命一切恣意乖方罔度經久下吏承之遂緣以為崇百姓騷動胥弱浮言反滯本

期莫臻實效空銷官帑之財厚助部運之賂此何益也今不早為區處恐以重傷百姓之心一旦有不率令、朝廷固難人人而盡誅也不得面陳益切悚息

與仲與立

海白蔥長仲公足下使來辱惠手翰覆此暑熱伏諗起居增慶感慰無集也承以刑法之要見喻深見体國之心平邦之畧顧不自揣量輒敢附達惟希亮察耳昔人言治亂國用重典治平國用輕典輕典者常典也重典者非常者也古之人所以輕輕重重者之

道也以今時論之乃平國恥而執事者輙以重典行之此其民何以堪也夫銀貨之用各有便否乃民情耳固非姦逆不道也鹽引升合皆令左驗制所來有固非豪猾不測也父祖戍卒世緣其土其稱故里者不忘本也固非切奪他人之業也乃今一切置以重典或至殺其財帛子女蕩析生産此豈地陜隘塉土哉設有再重者又以何待之也夫虎豹居於深山太谷之中深山太谷之民日日與狎侮之亡有恐也而一朝驅之市井之中則人皆奔且仆矣以安逸之人而加之亂世陡峻之法此何異驅虎豹於市井也夫

其聚而疑見而懼而非常不軌之討亡不深慮而亟為無足恠矣夫寧夏之變方已而未定也漢中蜀楚之盜又橫恣而亡制也何苦以安然無思之民數數擾誘而使變耶夫此執事者之所討有司者固莫得而易也僕願公宜消息於此以收關中士民之心使陰自保全勿犯令冒法以為

朝廷之戀則

宗社之幸萬邦之福學者之素志也公曷勉之舍之

示昭徹書

夫學者劬勞懆愬其進至於終身且莫以聞道也況

循墨口耳即使百仲尼與之盡日對坐益不得而入也此非資相遠也其所入者非也爾小子與其承先公之統所以昭世德揚迭輝使先公之澤益衍而長至於無窮皆爾小子之責矣可不勤學以副其意耶夫嬉遊嘯傲崎步徑行皆支謁不經非弟子之職也弟子之職自洒掃應對始而一言之謬一事之妄皆非弟子所宜行蓋非洒掃應對之教也禮先生有問則拱而立趨而進曰止而下不敢稍有餘此故謂之應對窮理盡性修身齊家大人之事故小子特執洒掃洒掃云者其事止如此而已矣故曰此弟子之職

也傳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又曰行千里者自足始其道當如此也爾小子尚慎之哉今爾之年忽已十二去大學止三歲而小學之教百不能一性雖開悟而理尚盤格見爾囂然若老師宿儒此殊非小子之容也爾慎之哉爾慎之哉昔爾祖教予學予以支誘儻蕩失之後予始有聞而爾祖已卒矣予雖悔噬將何及哉夫今之視昔亦猶昔之視今今予尚壯而汝又少也先此不治恐又如予之悔噬者矣爾當揭此座右日日省之念之於乎昔陶潛作告儼等疏與責子詩或以為子之賢不肖有命而潜切切如此

亦已溺矣此非聖賢之論古之人恐天下之不皆興行於禮義也為之立學校以教之故聖人垂訓立法恐一夫之不獲也況諸其子乎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堯舜以來所同然也親親之道宜莫先於父子者故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一裘之温思愛焉一飯之美思厭焉奚獨於子而舍以聽其所自為吾不知聖人之視其子如此其恝然也已巳卯七月二十二日癸丑示

與藍文秀

承命撰平蜀序文強成附上甚媿不能詳著其實有

際此何多矣夏初伏諗尊體佳勝萬福欣幸無任為

方既寧在事求息關中數年不受剽掠流散之苦者

誰之力也爽激推讓再三不自滿假大君子之所為

自有以異諸其人如此敬羡敬服瞻請伊邇伏唯保

愛以時　隆令不宣

與宋升之

天下之事能以德美傳不朽者今不過數人耳然皆

為言者所遏此國世道使然然皆以顯昧難曉者或

偶爾有之而超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免此可長太

息而繼之以痛哭也公清聲大才雅量夙節孰與古

人多譏彼以私怨左道之言郎又如此賢哲之黨盡矣公固不肯緣此輕重言者國是所關治亂所繫小人坐享清譽而君子厚被汙辱欲天下古事安可得哉李獻吉被論尤慘至有以敗壞風俗言者於乎獻吉豈斯人哉此可以占公矣僕雖宿寡行檢然視鄉黨自好者亦必有優劣乃前此命為權貴黨主修學之時雖古人所至尚嚴有推擇何至黨人著苟可以甘心快意固不暇計此也公不知尚移何爲郎或以別事在關中亦好當請公西來與坐論數十夜細小將見吾儕胸次忠君孝親立身行已死不[illegible]易如此

兩卷俱封上媿不足稱副委命書籍托劉令尹數日後郎可馳上公郎有外移其行當在何日然須待命至乃始動否倘行急可示知之僕郎星夜來求靜處與公別也使來數日爲賓客所冗不得且裁甚惱臨紙又復匆匆不盡其欲言伏惟亮察幸甚

上邃菴先生

海久違台候無任思慕之至去冬得承差所寄書教洎諸色刻本捧讀再四乃知

聖主隆重之意如此天下生靈之福斯文之慶

宗社之賴也吾師當身任安危以報

九重可也今日所急在正士風士風一正則上可以正朝廷下可以正天下此吾師之所以教海而海之所以學於吾師者也值便謹此上謝不盡下誠

與張用昭

辱教知近事如此數日身心不能自寧況有官者與受地方之重者哉然以執事之才當此劇難猥與之際要有定力頓措置何若耳廣郡數蒙其至無他郡芟夷絕滅之慘者不可謂無所繫也近聞仇將軍與戰南陽獲俘甚多若爾亦新來一快事但其啓行時言語甚易無懼事慎敵之心恐非名將家法也賢郎

文雅勤事此最學者艱節其闇抄寫文字似於下學上達之旨稍相違背盍若令之潛沉諷詠自求於經訓之間既通貫融液然後操紙命辭自必有過人者而奚俟此敗故駁襍之語我公家世有大方諒不須吾言吾自不能不為之言耳春和惟萬萬保重

答省城諸公書

辱教及厚儀感荷無任年過半百日就衰境乃復丁此胡以自存念惟此兒幸以長成頗知趨向平生百慮緣是捐歇中道夭折五内催割撫影省形行路悲痛天親剖切尚何可言來諭懇切肝膈具悉又失奉

謝不勝追悚未由躬詣因便附此伏惟鑑臨不宣

答蔡承之

一別便如數十年人生如此何以堪也海內故人屈指無幾忽得手教如飛墜自天欣慰萬萬今夏南海霍渭先既以賤名厠諸章疏春首又以一書見諭節人心事搜括畧盡其相知之真雖齠齔之交亦不過此顧仕宦之志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他人不知石岡則知也幸

九重聖明灼知不肖未便施行郎若渭先之志又有何面顏見廟堂諸君子耶隨亦具一書答之矣并其

稿以上丈夫生世固當以拯溺救焚為心而僕則切恨世之士大夫賤恬退尊勢利往往迋為小人所薄鄙志如此正欲銷忘宿志以明士大夫之節耳前歲遂蒙翁亦以此為言僕力拒之令殊成怨也然亦何恤焉心事萬千不得一一展布伏惟保愛

對山集卷之二十三

書

答蔣文暉

使至辱手教稱譽太過山林潦倒之人豈所敢當然高誼在心何日忘之每念動履清佳此天祐邦家篤生才俊故眷顧保護無所不至非偶然也比見料理砦賊事宜九重悉令施行明良相逢千載一覩兼諸公能悉依所畫指日可平也自夏徂秋旱乾之厄由太行東西以及蜀楚赤地相望加以方内多事流離荼苦所

不忍言還秦之日宜有以為之計也若勤萬保愛以慰斯文之望幸甚

與鎮西將軍曹公

海白總戎曹公足下昨聞寧夏之變詎不悲忿鎮巡諸公何以不幸如此及見行到文移乃知足下盡心曲處此

宗社之福也又聞躬至各部慰勞三軍此尤至計他人未易及也昂錦諸賊本無知小人不勝一旦之忿精變造逆事出偶爾其脅從之人初不過三五十輩爾逆事既成聲勢遂重諸餘將吏皆亦執繫父母妻

子胡迫而然近聞傳令造舟以待北伐此此周憂
國至意夫兵事尚神而謀道宜隱也造舟之所去寧
夏近而易見先無所處使昂錦以此扇惑其衆謂
朝廷必用誅殄為心彼將士豈皆明理識事之人萬
一信其必然則外增必死之懼內乖效順之心所謂
為賊堅衆非計之得者也今莫若遣人詰仇鉞謀內
應仇鉞者鉅官大將非甘心昂錦者也其標繫母妻
之恨即未能啖肉齧髓盡斃諸賊以償耳今誠以語
鉞鉞必有所計度於彼彼少信鉞計數賊之首可指
日得矣況鉞又翹首望通也故莫若先通鉞鉞通然

後張兵揚威過其驍鋭則鉞得有所資耳縣以喻衆喻衆則士卒之心無有不齊士卒之心齊則昴錦者機上肉耳鄙諺曰以米煮粥以水植稻益此之喻也夫昴錦以一日殺五大官甚能也而不能以旬日南下此非積奔瑛數者固畏公威德也昨公至各部勞軍其股肱已悉翦矣夫既翦股肱矣猶可為全乎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無以為也此大事至計不可不念者惟公察之圖之。

與馬伯循

别伯循甚久不能得問伯循也頃因客欲過三原托

謝墓誌之寄當特匆匆不盡所言故如不問也老伯
母之逝凡為人子者皆可以哀痛摧裂況伯循履道
純孝者然有老伯伯父及母居在也伯循一有過哀傷
性老伯伯父若何母君若何宜思其大者可也天生伯
循欲以繼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凡海內學者
莫不以是望伯循不但僕與伯循私厚也近聞某氏
六郎與令兄第作孽伯循深被其侮夫無故之侮孟
子所謂妄人者也僕意伯循必不與之較耳然兄弟
骨肉至親誰能嘿然宜別有以圖之也六郎行暴貴
邑若虓虎攫擭也卽不姑以忍之彼或至於化其更

尊者之衣服伯循又將何以處之勝負之際市井之所向也烏有士大夫而俛與市井相較者况伯循之力萬萬不能勝耶彼所養而藉者盡市井無賴也彼賞以錙銖之利皆可與難於我彼又挾有貴父之勢如之何以制之今莫若善誨令弟使毋適中其欲鬬之意而已鄙諺有曰樹大有風人賢有謗安知貴邑所謂士大夫者無有啓彼與難以危伯循者耶與伯循骨肉生死者仲木及僕二人耳僕不知仲木何為知伯循之事而不以告也千里之言不知果然否惟萬萬以理自遣為祝

與何粹夫

久違懷仰何已不才冒受重寄乃冒輕典直先生陰
庇
天子仁聖耳去歲得手教感慰千萬非吾兄他人誰
肯然也近又得孝思所寄書益感念隆篤顧僕烏足
以承藉山田數畝破屋數椽差可度日幸狗馬之疾
盡無又多暇日可以采薪蒔藥此其所冒豈細哉冬
初見邸報知有起復之命私心甚慰然當時事若此安
可無賢人以立於朝備倉卒之用今兹中蜀楚之盜
方熾未艾而來治者率乏統御張弛之道輕襲

國威厚助賊氣其經畫糧餉之人又詆訶為苟且迂濶之計百姓百倍賠費不支一行之需時[illegible]勢更盛當復云何為吾兄者固不可堅臥東山也

答洗崇實

僕來持奉教札無及碑帖之富感激至意何限斯文至愛雖古人未之前有也不肖固執愚行雖萬萬死生不可搖動所以不能無憾於中者誠以斯名之難居也修之於平昔而礪之於今日得志焉將以加諸天下否備先王之道以終乎身而顧肯被污穢如此何以為人也士之所哀莫甚於名喪節虧而身死不

與也今不肖已喪名靡節矣即使長生百年有顏回
曾子之行程伯朱季之作亦不可自明於千世之下
此固志士之深悲也人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然固不敢不勉耳又安肯稍自貶釋以
從時人之情為進取之計邪有一於此死無面目以
見先人也城南之事乃自斯人得志之後與敬夫同
感
孝廟恩德而然非僕一人也至於晝夜千萬謀畫欲
以毆此寇有之雖今日亦不敢忘也況當時邪然惟
天地祖宗及我

孝皇
聖靈默鑒而已辱念隆篤有國士之與故敢率爾答
謝若他人則閉口矣不能贍送旌節徒切倚望伏惟
為
國自重萬萬
答栢齋
僕生平服義重德直行亮迹而已其他虛恢盜名隱
忍委曲以要時好死不願世承教云得報以來且痛
且恨所痛者執事平生之心可以對天日有伊周之
才之志不得少行於時所恨者凡事輕忽簡畧不存

形迹卒罹大謗盖公愛憐不肖之深不覺言至於此感服高義比之父母更復何言伊周之才之志僕之汚穢所不敢當不存形迹卒罹大謗此政僕之所以為僕者終身不敢易也僕犬馬之齒才三十有六雖更事未熟早作夜思從事於斯要亦久矣語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智者行其所無事而已於義有未當理有未諭雖聖賢令之行僕不敢也苟理諭義當矣雖人人掩口笑道僕行之也自信之自信不殺人耳母之投杼踰垣參不得而知也僕向罹二三子之謗能勿殺身無幾也盖是時瑾方以君

子之言禁士類二三子者不謂僕為小人也今又羅諸君之謗能勿殺身亦無幾也葢是時大臣方以小人之惡餙士類諸君者不謂僕為君子也由二者言之僕一身何兼彼俱有如此葢苟可以去官殺身於我則君子小人者非彼所擇也其至於此雖存有形之迹何捄哉足下斯文綱領當世指為山斗之士覽見余書當欣然大笑曰此誠栢齋賢弟良友不以險夷易操者也然後終身佩而頌之永為足下所不棄矣

與賈鳴和

相別久矣忽辱手教感荷無已自被罪以來數不能通問士大夫之間者蓋捫已自照不可輒以荒穢之資謗自比附耳教中意念隆篤顧僕安足以當含灼而已細思往昔憂惶恐懼之日今得脫然不復拘禁此其心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而好事者又謬為異論如彼雖有非而辯之之人又挈小遺大引粗失精亦豈足以識豪傑哉此可為南鳩子言發一笑耳家口雖衆田作足以供之無歉故每得從容南山渭水之間又得為野圃野醫種蔬蒔藥暇則烹葵酌酒携小卷坐小軒推絃倚唱欣然終日人莫得而奪也

至於開筵列饌品竹彈絲貧約之士力尠財匱又何能卒辦哉然君子之樂亦莫須此此皆日用之實敢以聞足下足下知之想當欣然一大笑也

與漢陂子

孝宗時啓崇俊良豪傑骨鯁之臣得以自立而顧多不肯為近侍者自權姦屏逐之後

上嘗勵精庶政矣士大夫猶自畏難故劉養和雖被驅執而獨擅美名要其當時亦殊未有抗壓亢懟之才緋紼綱紀之力獨云云一事偶成久曠之餘使人耳目焜耀爾常侍御雖不識其人接其論其入關以

來施為舉措若有振衰補弊之趨事能先其大罪能
求其魁此人所不知僕所未見也安得因而語之使
益堅其守不少變易則千世之下亦應我儒者之美
談三公九錫不足與婉也寧不盛乎夫事有定力行
有完方天下事皆然也奚獨刑憲糾察之臣才高者
過於陵越不能盡其委曲之數則小得而大遺才局
者不能究其高明之旨則苟荒而行蹟此二者風俗
之所以恒衰利病之所以相制也偶因敝邑一事乃
憤鬱布此于足下盖此殊非山林之人所當念鄙人
生性已成不與知己者言則懊惱成疾痛大丈夫窮

達一情爽險一致彼一不為世用而迹形忘世視人
與我漠然無干者硜硜然小丈夫爾吾不願為也

與王秉衡

事有切於國家者不敢以錮廢自已涇陽事十年後
當有大憂前會藍公密令預處以息其變昨其令稍
行之則已百方加害矣此其志豈細小哉願公念之
慎之勿絀辱其令而縱其惡也盍數月後公會藍公
當自有以知之此地非此令莫可為者誘掖獎勸授
之以方猶恐未逮而又遽信其巧詐變偽之辭恐非
公之所以討大事也

與楊用之絕交書

某白用之足下奉事緒物理至明著而易識也故谷永災異方術之對義意高出漢臣之右不能掩其陰附王氏之姦何者其緒見而章章也故種漬而苞生枝布而幹發鶴鳴於九皐而聲聞於天誠不可掩偽不可長也僕與足下同里閈學與同舍志與同心進與同年此三者骨肉不能加邪枉不能間也自足下與舍翁同第進士芻蕘之私雖無意更求世事然未嘗不聞之而竊喜故其心悵不能擁之而益高也豈欲希覬於兩君之間爲之揚譽樹聲要求後效哉鄙

夫之意以為吾鄉素多長者咸能昭德顯名為吾人之光僕已不擇如此木衣火食之餘微二君奚望哉足下蒙以行人使道鄉邑百乘乖張舉措不檢遽受王府之金罔究使臣之義僕當時已切言之而君顧自以為是君之不疑再往平凉鞍馬器物王府為之一空使宗陸含憤而不能言鄉鄰聳觀而極傾慕足下平日所志尚安在耶他日又使赴蜀僕謂此行須布詔書觀望繁衆尚宜勇易前轍振收新效而足下貴第於喪葬棚肆蜀物佳翦紛紛雜出惟恐覲者之莫羨也僕所望足下者如是足耶夫志士不以險易殊

節仁人不以窮達易操一行人之微且遠如此猶有加於是者又何至耶去年舍弟書來云足下已擢浙江道致思更念欲為名臣僕甚敬之望之及足下以使西歸車服動止與俗子同畏者之所論洗焉弗留袴帶靡見甚至諸妾無序亢行里衢圖衫褕禕貴賤罔別敗夫嬖嫡為之攺觀嗟悼足下豈以某氏肇迹陰幽難遂處異耶此特求之深思耳夫嫡妾之分若冠之不可同履也某氏之上尚有二人即甚難彼二氏者我得以藉口也奚憂其莫吾從今藩臬府縣所以加禮於足下者踵至而沓來也獨不畏其使者所

廉耶昨又聞足下有檄下縣驛禁止科索而此禮皆取之縣驛非科索不前者也何又反受之耶僕恐俗吏細民因以窺識誠偽之機耳皆竊謂足下受當直受辭當力辭而足下置而不理及與之會言又精入毫發有夷齊仲子之高潔使俳優下工聞之而竊笑而足下肆辯愈力反求無媿豈喪心病狂耶今縣官因足下索取行轎毡帷徵索羊毛里六斤秋輸大戶人三斤則三四百斤矣他日監察者復有李伯起來縣官固難以向者之檄扃畏而弗告也鄉縣去省不能二百里凡有所為小大無弗知者足下亦且能以

災異方術之劉捲耶夫處心積慮不可斯須苟易也而足下恃其懸河之辯以人之莫與敢言而遂肆放志意傳曰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足下失此不究則足下之所至僕不可得而知也今足下年近五十而嗣子弗立果於為惡斟於諱忌僕恐陰隲之道虧而鬼神之奪速也骨肉之言自謂必察故攄誠布忠以白足下僕所與者皆天下忠貞士也所以喋喋於足下而不忘者以足下之分誼深也即不更信請竟與足下辭終身不敢聞足下之履音也某謹白

與劉學諭二首

僕之所以不媿饒舌為在位道足下美者以足下視僕者厚如是報之爾此韓淮陰漂母之事非所以施於先生長者者也足下與諸生講學者亹亹不倦縣官與同官者率訾罵毀謗僕是以亟為揚著以廣善教之志盖足下自有者耳足下何為德僕僕何為報足下哉足下往年之教惟恐一人之不得蒙此何心也今年自春徂夏生徒遊蕩市井讀誦不問課業不理文字議論益無所長顧於督學使之法了不相涉僕於此以歎人心之難據也以足下之德之才其不

克終且如此況不為足下者乎此則僕之所深懼也執法者犯其所執則治足下之行與督學使之法果犯否耶夫如其為得也則所言之彼者彼必曰彼所謂知人者也足下與僕將各有光矣苟否而不得則不惧為彼所怒耶怒僕者止以為鄙薄爾僕初無負彼也怒足下者則粗粗隨之以為骨肉之苦古之明哲其自保豈如此也幸慎念之

又

足下謂生徒之心各有所懷繩之以法必有大不可者苟直教以言語將愈悍不相用此信然也前日與

佚艮弼夜坐言及學官之法艮弼變色引俗語曰千斤羊毛作成蹴毬蹴之則難裂之則可僕謂此言亦實是歎息甚久忽得董內翰朝鮮黃華集與督學學則見朝鮮東藩之夷嚴名文物且克如此而學則所職學者工夫次第秩有其序苟自無樂之者爾中國之人能學之氣宜無有不變者乃厭前說皆不當也儒者之論凡事皆以堯舜為主堯舜之治天下其仁豈有所不逮也而亦未嘗脫去刑罰契為司徒亦豈不知惟德之行而曰桓撥而舜之治刑亦曰朴作教刑是古人未嘗恃言語教世也今天下文運昌明士風

振厲即有二三梗教之人不足輕重於學校之政而所以不可無法以治者逸居之心中人以下所在而是於此一是以不足輕重舍之則望而效之人皆不足輕重可舍無教也人皆不足輕重可舍無教則延之數年天下之民愚哲相混蠢蠢貿貿皆禽獸之歸而人道熄矣豈非前說之誤哉晨有自足下之所來者聞足下令生徒上堂作課有持簿而立者有空言者有不持不立望望然去者又有軒坐堂隅嬉笑訾訾以毀其師者於乎此豈固以梗吾教者積玩而莫之悟爾何謂積玩而莫之悟足下乎昔於此人者來

者不智者非追問有奮發即又掣肘行之而忽止作之而忽息責之者闇而不明令之者往而不繼故一旦雖欲嚴憤以施之為而積之已深不可遽變矣即以是為教之難施亦未之思爾夫苟如是雖善教固不可施也司馬君實以仁明勇三者為君不可無然所以為師者亦不可無也惟熟思之幸甚

與陳元吉論寧夏粮運

久不奉問伏想起居多福為慰某有所聞敢輒上左右然事勢甚亟幸毋以為緩也日者各處起運寧夏粮餉者百姓騷擾不寧詢之人言比往時幹運丁粮

過倍不可復望生全心竊怪之及查原行文移見其所處乖戾無序失緩急消息之道又為舊曾部運得利之人及貪靡不才之吏虛為㪅勢倚籍牖文百姓無知一以傳十十以傳萬虛恢越絕遂無紀極耳然聞之人言寧夏麥價每銀一錢今可買二斗五六即使納者湊集亦當不減其半便令再減八九升而止耳今以原起改坐之粮俱用本色不拘米麥務在各由本處自備或朋合車輛運去則一石之粮可用往時十番遠徵之價豈若每石就起價銀一兩或一兩一二錢坐派大戶使如平日事例責限嚴併乎況小

民湊粮之際計慮打點及盤費等項已數倍掠斂而又使之備車朋車則一車之歛又將若何不肖不敢遠踰請以乾州協濟論之其每車之費且不下三四兩也而又遠數千里至寧夏耶況其車實未能去也且令寧夏全無糴買之人苟持多價而起之則由慶陽以上及諸附近寧夏有粮之處轉糴顧載而去亦無有不可也今又蘗費均徭贓罰之銀使石給三錢以為脚價則每縣至少不下五七百兩麽弛如弊邑者又何以能辦也且其將發之際所應簽粮之人不問升斗多寡務卻運者以點䆳勒其自行則非厚得

道路妥貼客之附搭即有豪俠之人不從其嚴而上司來文止有朋合共載之令又安得不從也故貧下必賴之戶允被其苦危動浮言無足怪也且今寧夏事勢已既妥帖主客之兵又悉歸散則安事如此急運借令新催慈遴倉廩盡便宜多撥內徵之數令倍價照常糴納其於急運豈不尤易也乃動以子粒為言徒資部運之貪亡克足之實傷百姓之心寧夏肆者亦若人耳顧不念哉今徐公惟務督責自盡不復更忌其他而執事者又明知其弊而苟且因循不復為慮幸而天雨漸渥民特有秋之望可以任意妄

作苟亢熾如故執事者顧又可以鞭笞之末使之濟耶令徐公之策毋可回者願量照愚畫再加詳定星夜移下州縣令勿騷擾務量多寡追價仍舊責付大户免起車輛丁轉之屬再擇能幹官員以為布運而去或在慶陽諸處糴運或即在彼糴納要之以必完價之賤貴一聽自擇其便發行數日之後即繫執親爲以警其怠前後兩月之間寧夏令稟復有不完者吾术之信也

也嗟乎水之為澤苟不能徧及之物則出雨雪霜露之外皆但以稍補其急而已而斯泉之出鄉大夫士與耆民故老駭喜奔走乃如此亦豈以是為雨雪霜露之可以徧天下後世而不可窮也神物之來必有所為主者功德高厚則天應於上地應於下靈貺畢臻先

皇帝所以致天下者至精至備浩然而天淵然而淵天下之人蓋身被而莫之知且識者故是泉雖不可具足一邑一里之望由時論之固亦天地萬物位育之微意矣必其所及如雨雪霜露者而後可也又曰

縣令由令江氏以前或良或否惟江氏能不失
天子命官之意利之所在一是爲民致之民能養其
長老育及其下又能不相詐不僞不敖不爲多事以
犯
天子之辟故其出之曰亦有吏能其職消其異物如
渡虎蝗者若泉之出地周公聖人之廟而時則先帝
聖人之特良有司能將布其德以不失其意則召南
之騶虞亦豈曰但以爲召伯出也江氏名玠已未進
士蜀之巴人某年月日記

拜將壇記

漢中故有高帝拜將壇在郡城南外附城塹實淮陰侯決策之地也代異境遐士大夫非士守監臨莫能輙至其地故登眺之際吟詠之事寡焉自巳以來蜀盜恣横郡方弗康

天子震怒出師致討名臣鉅公相繼秉節而士大夫以

簡命參獮者數年之間始旁午不絕暇日或感風雲之意尋遊邁之跡間多寄興兹壇追懷往事是以遊覽既繁述詠遂侈於是陝西按察司撫治副使呂公克中結亭壇左悉劉貞珉豈耀近觀盖洛來哲復以

亭記諸亭側夫英雄之會賢聖之業其跡雖遠其教最長也故帝王之興也皇皇焉謙恭延士如有所弗逮而其衰也殺正士任邪佞孳孳然亦如有所弗及焉是以俊乂日遠而讒諂日親此二者治亂之定分存亡之大閑也有天下者可委而不鑒哉呂君承壞亂之餘當更新之際其所以感慨往事而經畫於思惟者至熟也後之覽者苟能思所以構亭之意有職守者修其所守而不溺於所安懲其所未戒而益致其所當慎則其所以興起其訏謨而延慶於斯民者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豈非呂君之所能教哉亭作於

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明年庚辰冬十有一月甲子記

心遠亭記

見山先生結亭於西郭弘農川之沂命之曰心遠亭亭下則川之東陬土沃而易左右皆善圃而先生之圃居其中翠岩榮木掩映環列大河又自秦晉之間衝而東下橫射玆川川自泰山宋陽川來至虢畧北與永寧澗口川合逶迤至數十里經亭北里許始與河遇瀰漫之氣晨夕交騖卓爲關東奇觀微雨新霽則大華三峯森在目前而此亭特據其會予再來靈

賓先生携酒飲予於亭乃以記屬予初予坐亭上已
甚愛山川之美憾不能卜居其鄰日覩其美且幸邸
舍接垣於亭得時時觀玩偶一歸坐悠然之興颯然
以生殆不知身世之安在也先生以心遠名亭蓋求
諸靖節心遠地偏之意予觀先生之心澹然無欲雖
當顯傾之位而從容謙遜若無所與焉者即日坐車
馬之會此心之遠無以易也今
天子勵精求治天下名德之士搜訪幾盡廟堂之任
將不久委諸先生推是心以加之天下則天下之民
又將溥被安靜康和之遠福矣但此亭之作先生之

遠致也亭作於嘉靖五年秋八月十八日明年三月記

涇州重修儒學記

予以弘治甲子春謁師遂庵先生於平凉道過涇郡值祀丁登拜郡廟已見其學頹敝幾盡嘆當時官師無能奮然以興復爲懷者今又十八載矣涇學諸生郭忠李鸞執其師學正某狀來請曰昔者吾子悲吾郡學之敝郡之學者至今能言之然今且無敝矣請吾子有以記之堅珉使涇子弟得誦説無斁意惟吾子所不靳乎夫郡學之始建也蓋自洪武初緣元舊

跡攺而新之三百五十餘年後吏無以益也故益敝不可支焉乃今宋侯來守至大成曰此堅罔尊美可因不可革也至兩廡曰此少敝可增葺葺壯也至學曰禮教興行之地其敝若此守吏之羞也曷亟治之耶于是鳩工取材經紀分次可者新之否者改之工不踰年煥然咸備豈非學者之大願吾子之樂聞乎夫飾廚走傳剥民以賈譽效謟以要上其志慮宜不及此即上吏督責嚴令然又藉以啗已極千百之費亡久遠之覩其殫心殄志務至無窮此非夫人之所難而宋侯之所易乎予不敢隱宋侯之高義爲序次

其事以告涇之子弟曰有明正德十六年涇州知州太原宋灝孟清修復涇州廟學財不費帑工不勞衆鼎新是明倫堂則棟棟隆盛制度軒豁可以經乂堂左右爲三齋及藏書館其前爲門題曰謹庠序之教門左右又各有門題曰義路禮門堂後建議道堂而改建生員號舍於議道堂後若國子之制每三連爲區置射圃於舊號廢跡而建觀德亭規模宏遠矣學地爲左右居民侵蝕者悉歸於學崇墉巨限後有好者莫能爲也然豈徒爲觀美無意於涇之子弟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向者學敝士無居

以成其學矣今不徒無敝而又壯好可居矣乃或猶有無所用心於學者豈非宋侯之罪人哉夫豐林峻川鳥獸之所次而蛟龍虎豹出焉何也其所聚也今士大夫得庠序學校之教而養之所以為聖為賢而有益於天下後世則奚豐林峻川之不如哉亦咎求其所至而已矣予請與涇之士大夫子弟日自勉之

春雨亭記

渼陂子宅後有園錢十餘畝近宅百步為場以納禾稼場以後皆園也列植花木蓊翳蓬勃琦瑰逶迤其後又有脩竹萬竿及場西望遂若豐林城市之中能

若此者其亦鮮矣亭跡雖棊楹棟未樹予每至則坐此而忘歸焉嘉靖癸未夏四月灤江公巡撫過鄜訪渼陂於衍慶之堂民事既詢倡酬斯作于是携榼至園卉木榮新好鳥羣至公忻然自適不知逸興之所自也輙己詩成數首擊節徵歌若將神游八極之表地雖有然而公之胸次亦可知矣于是以廩餘畀知縣黄生曰爲我作亭於園永爲渼陂夫子之所憇游渼陂子乃以書謂予曰子宜記予惟渼陂子欲構斯亭也由甲子及今二十有一載矣乃何至公而始成蓋於是而有異數焉造物者若有陰旋於公使兩君

子之休聲高誼因是亭以求傳也安知百世之下不以右丞之輞川别業晉公之緑野堂視此亭乎昔者渼陂子謂予曰他日亭成予當以春雨名之方予經始是園適有春雨而予今返耕於鄠其所以致力於稼穡之間者惟是賴耳斯亦因予日用之常以加之云爾於乎以夫子之德之學乃俾至於此無他想焉其可以爲千萬世之所憾矣灤江名翊字汝温乘平人渼陂名九思字敬夫鄠人皆姓王氏明年甲申秋九月癸未記

尚友山堂記

西盤子搆堂於先大夫之塋左以自居題曰尚友山堂以書抵其友滸西子曰願子之有以志吾堂也滸西子方且極思於萬物之表以求其志乃不能至違西盤子之請於是爲之記曰昔者予兒時事先君子宦遊平陽蓋數過汾西遊覽云汾西有劉村林木藹際干動霄漢而山勢迤邐環向於村村蓋奧區沃壤也其居多名家大族當時自以爲不直爾爾宜必有名士大夫生於其閒以紹明先王之道者予歸十又二年爲弘治壬戌乃西盤與予同舉進士觀其人聽其言論文而腴莊而泰有君子之道焉於是常自嘆息

以爲山川之氣其靈異於人固如是且又以近思子言之能中也又二十三年爲嘉靖甲申西盤子以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爲關西重鎮當正德時反亂弗馴號爲難治西盤子至則申號令慎攻守汰剔削立約束遠近之人懽呼樂從於是漸若弘治之舊父老童相語以爲復覩漢官威儀是西盤子有生之初藉盛懲秀亦已奇矣何其功烈之盛如彼也孔子曰仁者樂山西盤子貴不忘其初達不渝其志顧學於山堂是思凡以樂乎是而已夫平陽古晉陽堯舜禹之故都而皋夔稷契所産之地也西盤子際

聖明陟顯顧將以大行其道於天下其意若曰不以皐夔稷契事堯舜者事吾君是不敬於吾君也是則其所以尚友也孔子曰仁者壽吾將以觀西盤子之以仁壽乎天下國家也於乎懋哉兹以望西盤子矣因遂書之以爲堂記嘉靖丁亥秋八月朔旦撰

藍氏世慶樓記

王子明叔自京師來出藍子玉夫書道叙往昔敎迪友道甚厚然自再別玉夫已十年矣乃別緘則玉夫以所居世慶樓記屬予於乎休哉予惡可無說以復玉夫於是爲之記曰卽墨藍氏聚德萃祥凡不知幾

何世乃篤生我撫公發祥闡德爲世大夫名實加於
上下徽美嗣諸後昆夫眷元德又生我王夫承耀覆
光稽古操則凡天下知名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此其
慶流長遠固已非世之所謂光華榮耀者可擬矣乃
其鄉之縉紳大夫近即我撫公洎王夫登第之嚴
慈俱在凡弟靡他而命樓以世慶夫勵德在我雖德
爲聖人此吾自爲也而業成名立親及見之夫誰而
能爲哉一世及之再世又及之雖天下古今所無有
也於乎休哉昔撫公以名御史恪事
昌朝正紀綱明典則人至今稱之以爲難能則其所

以遂其慶於親者世已希厥儷矣而吾王夫甫爲御
史建明捄正之美於公益光則其遂慶遵誨之大又
有非卿之縉紳大夫所及知者茲尋又有所告於吾
王夫往者撫公在臺院
敬皇帝以至聖之資推心虛已延天下之士兢兢焉
若有所弗逮當時諸公承順德意不阿所學天下蒙
其治後世仰其澤今王夫事
今上皇帝共明良之會豈遠不若
敬皇帝世哉而今之君子乃或少劣於當時諸公要
非趨名棄實以遵先王之道其務在持論勝而敦穆

擡爾比王夫論疏數首心獨私喜以爲有弘治之風焉則所以嗣光衍慶又不但偶協天休而已於乎休哉今日之記正其所以慶諸其家者而予猶爲是言欲世遺是慶於天下國家焉耳王夫以予言爲何如戓撫公者王夫先大夫嘗以都御史治關中有大功德於民民私懷之凡有稱述事實必曰昔藍撫公云云故予今亦得而稱之焉嘉靖甲申秋八月十日丁酉記

光訓堂記

夫父祖以產業付子孫其弗守者多也況乎以道以德而訓其子孫其子孫苟毋失其遺書亦已鮮矣況

能身體而力行之又進而上達於古昔聖賢之所訓使其身爲聖賢之徒而若父若祖之道無怨無恫當世之人覩之而興起後世之人仰之而不忘非豪傑之才明哲之操其孰得而幾也吾友谿田馬先生伯循以光祿卿得告於家繕其先人之墓爲堂以修祀事今年正月廿又六日値先生初度之辰予往壽焉因便謁墓飯於東序堂尚未名先生請予擬之予曰堂當名以光訓先人之道先生若之先人之訓先生遵之幽宅之祀此堂麗焉名非光訓殆於不可於是涇陽諸生遂請予爲記刻之堂下予惟馬氏自靖川

先生躬耕說道尚志慎修不求聞達閎就辟舉其高
風淑德視區區利祿之徒奔走從役卒無分毫之益
加於上下者詎止天淵也雲巖先生又克承先業出
厥緒餘式諸多士美大已集匿光闕發使其道至谿
田先生益暢益肆要萃滿於士林名實昭於宇內
明興百七十二年其以道鳴天下蓋惟三四人而已
河東薛先生德溫涇野呂先生仲木與先生之外醫
閭胥先生克恭蓋亦其人過此非予之所能知也夫
學士大夫日誦說周公孔子之道將以成已成物尊
上而裕下也乃騰布口說挾道飾奸其人雖三尺之

童餘曰羞道乃又著爲邪說指斥前進東橋顧先生華玉送涇野先生序文其萬年公案也若谿田先生非所謂克光先訓者邪薰蒿悽愴之餘俯仰無愧君子之於道若是焉可也後之觀者其有感於予言也夫其有罪於予言也夫時嘉靖己亥夏四月甲辰記

巡撫都御史松石劉公平番記

西戎諸番在

國初東忠効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弘治之間又不啻編氏矣承平日久駕馭或失其道戎兹有弗悅焉及與師問罪則應之曰

先朝視戎如子災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與禦也且乘隙殺戎以爲功部落遺外侮方襲首望中國之援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久至戊子以來兆有板兒若籠納郎打魚岷有剌郎栗中占藏之變大肆猖獗至庚寅松石劉公天和以右副都御史受

命巡撫陝西地方視邊至岷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戎殘慴望風納降攄誠悔過者凡若千族松石公推誠布信戎乃大悅矢不敢志中國大義其一二強族有負固者諸降戎自攻剿之盡殲其種戎方悉平已

亥歲楊子麗以按察司副使兵備洮詢誰諸故老考諸文牒嘉羨公之休績謀諸參議范子箕副使李子文中韓子廷偉紀子常王子世爵僉事江子南徵子爲記以示不朽予傷

祖宗以信義待夷狄其用命秉忠莫如戎也後乃不相干攜矣戎忍負中國耶得松石公戎復用命秉忠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詎不信哉因掇其事以復楊子之請後之繼厥守者愼思

祖宗之法可也時嘉靖十九年庚子春三月朔旦記

劍州再建重陽亭記

予聞劍州山水舊矣後見李義山重陽亭銘言刺史蔣侑治郡理得人從乃大鏟險道混石見土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建爲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辟風日則劍州山水亦然矣而蔣君在郡能有暇日以山水自娛又得名士大夫詠述其事播美於當時遺馨於後世其胸襟意度固亦非凡者矣正德乙亥武緣李君來知劍州踰年政成百姓咸若於是廣教化之道表廢隆之跡高城濬池練兵飾備陳禮義示軌則吏就典列俗無曲議乃歷覽輿曲窮索靈秘得玆亭之址焉乃於二三士大夫謀曰夫禮義

者世之大閑而佳勝者地之佳而胅二者不可毋耀弗示也予既建燕山書院以示的守者而又表武侯之廟旌死節之人使庶位有警後賢兒循然於禮義之事則庶幾矣佳勝如亭湮而罔知者將數十百年今幸得之得而弗治非所以闡靈秘發坤珍也於是滌穢芟草復斯亭焉畚鍤始興郎得義山碑於宿莽之下吳職方記言自古至唐自唐至今僅兩賞耳詎知亭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値其人歟然職方又詎知今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枕閬溪遠挹五華前對漢陽左秀巖右卧龍城郭樓臺俯在懷抱與職方之

記畧同至於長溪清淂流影不去則吾亦神坐亭上久矣劍士姜文粹王㮣者予舊友也能道李君之事因以書托予記亭云亭崖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隷大書之爲宋張珖筆予益曜然懊不能從諸君子遊也自予記已不知諸君子遊而樂樂而詠者將若干篇尚當彙萃爲吾錄寄之以觀李君之暇日比蔣君何如當亦更爲李君賦之矣關中名區勝壤不可以數計安得有賢如李君者必爲表章之以快吾意此不知予能待而見之否也李君名璧字白夫弘治乙卯廣西舉人詣深碩厚故篤意古道如此亭成戊

寅之夏明年正德十四年巳卯夏六月十又八日庚辰記

東岡記

東岡者高密縣東之岡有李子先公之墓故李子結廬處焉岡自號東岡子與凌谿子一日過乎濟西別業喚之曰美哉子之居濟西也洋洋乎不可得而縶休休焉其有餘閒也瓶乎日走且馳以嘵嘵於功名之間不得恒守其廬豈不大戾哉夫遊景者易汨而盛年者難再也志曠者寡酬而氣昌者多沮也我盍返焉以修吾廬乎余謂東岡子曰夫子之莢乎居也

似矣然未聒夫子之道而詆以予之苟安不已自昧乎夫志氣者君子居身之所珍而窮達者士之遇也士抱誠明惇正之學孰肯忘世自捲與木石麋鹿爲友儕哉顧惟其所遇而已矣今東岡子以直道鳴於天下天下之人莫不引頸以望得東岡子左右昌朝使匹夫匹婦無不各得其所此則東岡子之故志也今

明王在上微賢弗尊微能弗使一切猖狂謬悖邪僻之人誅戮竄放不使一日雜乎淳人正士之間以傷和厚惇朴之化東岡子顯其身名於方憲樞轄之位

擢髦俊之教統戎兵之數方將向用不已而東岡子之志可謂行矣學士大夫修之於家者多褱之天子之庭東岡子貴不易其賤泰不失其窮守其官服權貴以生死榮辱不能奪至於黜放擯棄毋以回也雖狼狽毋以怨也而東岡子之氣可謂浩然不撓矣夫氣者養之所昌而志者揆之所本也古之君子功澤加於當時休美傳於來世凡此勿失耳東岡子有是二者凡所以養之東岡之廬而行之東岡之身者毋有不得亦奚必居東岡之廬然後爲東岡子也傳說不以商弼而害其築尚父不以周師而害其釣大

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君子之道如是而已矣淩谿子曰旨哉之言是深得東岡子之心卽與東岡子日坐共廬以求其道何異其是是可以記諸東岡子之廬是可以使子孫後世皆知東岡子之心不負其窮居之守如此也嘉靖八年癸酉春三月甲子記

對山集卷之二十五